

客語中的語尾助詞 *honn*

吳睿純*

國立清華大學英語教學系副教授

本文以自然觀察法、言談情境填充問卷以及客語戲劇節目為語料，分析四縣客語中語助詞 *honn* 出現的環境及其言談語用功能。研究結果顯示出現在句首的 *honn31* 標示著某事件與說話者的前提假設相悖，說話者用 *honn31* 表達該事件與自己的期待不符，因而衍生出不耐煩或不以為然的語氣；句中的 *honn31* 和 *honn11* 則標示了說話者認為某事物的前提假設不足，需要再做補充或說明，兩者語氣上幾乎沒有分別，我們認為 *honn11* 應該只是區域性的聲調變體。出現在句尾的 *honn31* 和 *honn55* 則有說話者前提假設多寡的區別，一般說來，*honn31* 標示了較多的前提假設，僅表示萬一聽話者認為該陳述有再協商的必要時，可提出反駁；而 *honn55* 則帶有較少的前提假設，標示說話者徵求聽者對其所說的話加以證實，有「請求確認」的功能。

關鍵詞：客語、語尾助詞、言談語用功能

* Email: rachelwu@mail.nd.nthu.edu.tw

投稿日期：2018年1月5日

接受刊登日期：2018年3月5日

Utterance-Final Particle *honn* in Hakka

Jui-chun W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nglish Instruction,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discourse-pragmatic function of the Sixian Hakka dialect's Utterance-final particle (UFP) *honn*. Our analysis was based on natural conversational contexts, including daily conversation, a discourse completion task, and television drama series. The UFP *honn* in Sixian Hakka has three tones, namely the shangsheng *honn31*, yangping *honn11*, and qusheng *honn55*. Our results revealed that *honn31* occurs sentence initially, medially, and finally, whereas *honn11* only occurs sentence medially, and *honn55* only occurs sentence finally. Generally, speakers use sentence-initial *honn31* to indicate that the proposition contradicts their expectations and to generate a tone of reluctance or disapproval. Sentence-medial *honn31* and *honn11* both mark a lower degree of presupposition; thus, additional supplementation and clarification are required. Sentence-final *honn31* and *honn55*, conversely, differ in the degree of presupposition about a proposition. Normally, using *honn31* implies a stronger presupposition than *honn55* does.

Keywords: Hakka, *honn*, Final Particles, Discourse-pragmatic Function

** Date of Submission: January 5, 2018
Accepted Date: March 5, 2018

一、前言

(一) 研究動機

語尾助詞是人們在溝通時除了語句中帶有詞彙意義的語詞外，最常用來表達說話者豐富且細緻的情感及態度的詞類，它們本身並沒有實質的詞彙語意，多出現在句末或句中間歇停頓處（谷聲應 2001；高更生 2001），在溝通過程中說話者訊息的解讀及傳遞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Li 1999）。這樣一群在正式書面語中極少出現，且不具明確句法功能的語助詞，卻在近二、三十年的華語及閩語研究中，獲得不少學者的關注。而其中多數是在描述語法時簡短的提及¹，僅少部分較有系統的探討華語或閩語語助詞的用法²，但是這樣一股研究的熱潮，在客語中似乎才剛要展開。在筆者自行蒐集的客語口語語料中也發現發音人經常在使用句首或句尾的語助詞（如下例 1、2），因此萌生研究客語語助詞的想法。

例 1 啊噢 (aʔ o)³！冷到會死！

「天啊！冷死人了！」

例 2 你樣會恁仰人喏 (no)！

「你怎麼會這樣子呢！」

1 如丁聲樹（1961）《現代漢語語法講話》、趙元任（1979）《漢語口語語法》、趙元任（1980）《中國語的文法》、朱德熙（1982）《語法講義》、王力（1987）《中國現代語法》、房玉清（1992）《實用漢語語法》、張振興（1997）《臺灣閩南方言記略》、喬學軍（1998）《現代漢語研究》、孫錫信（1999）《近代漢語語氣詞》、李科第（2001）《漢語虛詞辭典》、谷聲應（2001）《現代漢語語法修辭》、袁家驊（2001）《漢語方言概要》、高更生（2001）《漢語語法研究》、蕭國政（2001）《漢語語法研究論》、胡裕樹（2006）《現代漢語》等。

2 與本研究相關者將在下一小節中一一說明。

3 本文中出現若干粗體字乃筆者自行標註，用以聚焦或對比。

近年來臺灣客語的研究重心多半在語言結構的探討，如語音、構詞、音韻、句法等的分析，而在語用（pragmatic）層面的討論是相對較為貧乏的。因此本文擬從語用的角度探討客語語助詞的用法及其言談語用功能（discourse-pragmatic function），期待在語法層面之外，補足客語在語用面向的研究，並期望研究的結果除了可以讓大家都對客語的使用有更深入的認識，同時也希望對客語教材的編纂有一些幫助。

（二）研究範疇

如同華語和閩南語一般，客語裡也有為數不少的語尾助詞，若從語用的角度出發，企圖涵蓋所有的語尾助詞並作深入且詳實的分析，實在非常不容易，因此本文擬將範圍聚焦於和華語「吧」相對應的客語語尾助詞「*honn*」⁴。近年來，不少學者針對華語或閩語個別的語尾助詞做研究，⁵ 這樣的研究通常較深入且較能反映出語言使用的真實樣貌。而在這些研究中，華語的「吧」算是著墨最多的，有不少單篇論文專文討論它的核心功能；簡單而言，「吧」常出現在陳述句、祈使句和是非問句，用法相當於閩語中的 *hoNh*⁶ 或 *hioh*，有緩和語氣及尋求聽話者確認的功用。然而這樣的語用功能在客語中又是如何表達的呢？是否僅是單

-
- 4 本文將以四縣客語為研究重心，標音方式以教育部 2012/11 發佈之「客家語拼音方案」為主。其中四縣客語並沒有鼻化元音的標記方式，因此此處採用詔安客語鼻化元音的計音方式，以 'nn' 表鼻化。根據鄭嘉明（2007）的分析，海陸客語語尾的 *honn* 也有鼻化及不鼻化的現象，因此又細分為 *ho53*、*honn53* 和 *honn55* 三個（鄭以國際音標方式記音，故標記為「hō」）。其中 *ho53*、*honn53* 可出現的環境是一模一樣的，也就是說，鼻化和不鼻化的元音純粹只是方言或個人發音上的差異，並不影響兩者的用法及意義。下文中語料聲調部分一律採以下調值：24 是陰平、11 是陽平、31 是上聲、55 是去聲（陰去、陽去）、2 是陰入、5 是陽入。
- 5 如丁聲樹（1961）《現代漢語語法講話》、趙元任（1979）《漢語口語語法》、趙元任（1980）《中國話的文法》、朱德熙（1982）《語法講義》、王力（1987）《中國現代語法》、房玉清（1992）《實用漢語語法》、張振興（1997）《臺灣閩南方言記略》、喬學軍（1998）《現代漢語研究》、孫錫信（1999）《近代漢語語氣詞》、李科第（2001）《漢語虛詞辭典》、谷聲應（2001）《現代漢語語法修辭》、袁家驊（2001）《漢語方言概要》、高更生（2001）《漢語語法研究》、蕭國政（2001）《漢語語法研究論》、胡裕樹（2006）《現代漢語》等。
- 6 閩南語部分則依循 Li（1999）針對閩南語語尾助詞的研究，以「N」代表鼻化。

一的「honn」可以涵蓋？又客語是否和華語或閩南語有一對一的對應，抑或有層次上的差異呢？這些都是本文想要探究的部分。

二、文獻回顧

(一) 語助詞的定義

趙元任（1979）將出現在句中及句尾表現情感語氣的詞分開討論，認為位居句首的叫「嘆詞」，而句尾的是「助詞」，且兩者的表現大有不同，簡單來說，「嘆詞」沒有固定字調但有特定語調，且出現形式較自由；而「助詞」多讀輕聲，且必須附著於前一句子或短語後。谷聲應（2001）認為語氣詞是句子獨有的特徵，因此不出現在詞或詞組中，也因為它們詞彙意義的虛靈性，所以被歸為虛詞類，但卻是表示華語語法意義最重要的成分之一。本文擬採用 Li（1999）研究閩南語語尾助詞時的定義，即傳統上這些詞被稱為「語氣詞」、「助詞」或「句尾語助詞」，而 Li 採用「語尾助詞」一詞因為它們不僅出現在「句子」之後，有時也出現在「子句（clause）」或「詞組（phrase）」之後（Li 1999：1）。⁷

(二) 關於華語及閩南語部分的研究

Han（1995）從語用的角度來分析華語的「吧」，他指出「吧」的出現會擾亂句子原本所欲表達的情緒或強度（force），同時它也會弱化陳述句和祈使句的語氣，例如：「你快走！」一詞，譯成英文是

7 “This group of words have traditionally been referred to as *yuqici* (語氣詞) ‘mood words’, *zhuci* (助詞) ‘helping words’, or, more recently, *juwei zhuci*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句尾語助詞). In this study, they will be referred to as utterance-final particles (語尾助詞), or UFPs henceforth, for the obvious reason that these words occur not only at the end of sentences, but also at the end of syntactic units such as clauses or phrases, or even as free-standing words.” (Li 1999:1)

「Move!」，但若加上語尾助詞「你快走吧!」，語氣就比較緩和：「(I think) you'd better hurry up!」。高增霞（2000）也有類似的看法，主張「吧」只能出現在非疑問句型，且只用在「說話人作出主觀推斷傳達主觀意志的場合，即只附加在判斷式、祈使式上」（高增霞 2000：95）。

徐晶凝（2003）以幾部當代小說為語料來源，從「吧」對情態表達的貢獻和它的使用動機出發，認為「吧」有「對命題內容作出推量，並要求確認」的情態語意。這樣的情態語意的劃分同時也解釋了「吧」為何不能出現在選擇問句、疑問句及感嘆句，因為選擇問句和疑問句中都沒有需要取得聽話者認可的信息項；而感嘆句表達的是說話者較強烈的對事件的感受，也不包含要求聽話者對命題真假的確認要求，所以也不適用「吧」。以使用頻率而言，徐認為「吧」出現在祈使句的頻率比用於是非問句或陳述句來得高，他主張「吧」大量用於祈使句是它情態語意語用化的結果，例如：

例 3：畢竟這幾年她是在兢兢業業地工作，而且無所求，該是有目共睹的吧。（徐晶凝 2003：144）

例 3 雖然也是一個推斷，但因為是對自己的推量，要求聽話者確認的成分已經相對減輕，也就是「吧」的情態語意在使用中通過疑問句的祈使功能而弱化為單純表示委婉口氣，並固化在祈使句中。

屈承熹與李彬（2004）透過篇章標記（discourse marker）及關聯理論（relevance theory）來探討現代華語中的「吧」，他們認為「吧」的基本性能是「說話者的遲疑」，而它的篇章標記功能為「對聽話者而發」及「增強與其語境的關連性」，簡言之，「吧」是用來增加說話者與聽

話者兩者間的互動的。他們舉了以下兩個例子做對照：

（母親在兒子出去看球賽的時候，已經告訴他要帶一件厚一點的夾克，兒子不聽，結果回家時又咳嗽又打噴嚏）

例 4 母親：「感冒了吧。」

例 5 母親：「感冒了。」（屈承熹、李彬 2004：3）

例 4 與 5 的差別只在語尾的「吧」字，但少了「吧」的例（5）就讓說話者與聽話者間少了互動關係；也就是說，例（5）中說話者好像在敘述事件的發生，而沒有與先前所發生的事（警告）產生關聯，也好像是說話者僅僅在自言自語，而不是對聽話者說話。反觀例（4）因為加上了「吧」，就將上下文的關係串聯起來，也讓該語句變成是針對聽話者而發的，屈承熹與李彬將這樣的功能稱為「語境聯繫功能」與「尋求注意（seeking audience）功能」（屈承熹、李彬 2004：4）⁸。

另外，Shie（1991）也在其針對華語語尾助詞的研究中提及，華語裡的「吧」有表示「不確定」的篇章功能，且這個「吧」會依著語境而產生不同的意義。⁹ Shie 雖然提供了完整的語境，但是仍然無法看出各個意義是如何從其基本篇章功能中引伸出來的，而且彼此之間似乎也沒有甚麼必然的關聯。

張玲瑛（2012）則將「吧」區分成表說話者存疑的「吧 1」、表祈使的「吧 2」以及表說話者自述主觀意向的「吧 3」。她同時以語料庫

8 然而此處若將例 5 的整個句子拉長並增加語氣，似乎也有例（4）的效果。也就是說，在相同語境下，說話者的語調、語氣幾乎可以左右一個句子最終所要傳遞的情感與意義，足見其影響力。惟全句的語調或語氣暫不在此篇論文的討論範疇，故此處不多著墨。

9 如要求確認、指責、表說話者的遲疑、表祈使句中意志的決斷等。

中與「吧」共同出現的共現詞為佐證，指出「吧 1」多與「大概、也許」等表「說話者懷疑」的詞語共現，而「吧 2」則常與「請、讓」及動作動詞共現，以影響聽話者為目的，「吧 3」的共現詞則常組成「算了吧、（就）這樣吧」等構式表達說話者觀點或意向，不具影響他人的功能，作用範圍僅及於說話者。張的研究以語料庫為依據，量化的結果讓分析的可信度大為提升。

就閩南語部分而言，早期較有系統的應該是 Lien (1988)，他以斷言性用法 (*assertive*) 和指令性用法 (*directive*) 做分類，分析了閩南語的八個語尾助詞所出現的典型語境中的語意和語用功能。Lien 的研究較可惜的部分是他沒有採用自然對話的語料，而是使用自創的例子，也由於研究的基礎多為單獨語句或簡短對話，一旦研究者所設想的語境有異，所列舉的語尾助詞意義和用法就會跟著不同。

不同於 Lien, Chen (1989) 則採錄了十個小時的口語語料作為分析的依據，並根據 Huang and Chui (1988) 將閩南語的語尾助詞分為六大類，¹⁰ 在她的分類裡，同一個語尾助詞也可以出現在不同的類別中，顯示單一語尾助詞可以有不同的功能。然而她的分類也尚未捕捉到語尾助詞的全貌，以她所分類的疑問助詞 (*question particles*) 為例，她將 *haNh, hioh, hoNh, le, lioh, ne, ni* 和 *o3* 都歸在這一類，但其中 *le, ne, hioh*, 和 *o3* 有時無法直接附加在陳述句後使之成為疑問句，例如：

例 6 *Che goa e le* (這我的 *le*)。

例 7 *Che ho-chia le* (這好吃 *le*)。(Li 1999: 199)

¹⁰ 這六大類分別是 *epistemic attitudinal particles, speech act particles, question particles, mental act particles, aspect particles, 和 attitudinal particles*。

例句 6 和 7 並沒有因為 *le* 的加入而成為疑問句，對此 Li (1999) 提出 *le* 或 *ne* 不能直接加在直述句後面形成是非問句，而是要加在 V-not-V 問句、*wh* 疑問句或是閩南語特有的 *kam* 問句中，而這些疑問句的共同特色就是不論後面是否附加 *le* 或 *ne*，他們本身就是完整的疑問句。

Li (1999) 針對閩語的語尾助詞做了非常完整的分析。Li 認為 *hoNh* 整體而言是標示說話者徵求聽話者共同協商，以建立共識的標記，且常出現在以下幾種語境裡：(i) 要求聽話者確認 (requests for confirmation)、(ii) 表達所傳遞信息已接收 (informing-reception sequences)、(iii) 對已傳遞信息的回饋 (backchannels)、(iv) 說故事、談個人想法、報告等 (reportings)、(v) 附加於表達情感的語句¹¹ 之後 (expressive utterance)、及 (vi) 附加於指導句¹² 之後 (directive utterances)。舉第一種「要求聽話者確認」為例：

例 8 A1: Oe, Tai-oan chi siaN (喂，臺灣之聲)

G1: Oe, Tan sin-seN hoNh? (喂，陳先生 hoNh)

A1: Si. (是) (Li 1999 : 68)

例句 8 節錄自廣播 call-in 節目，打電話進節目的 G 很顯然可以從 A1 的語句和聲音判斷出主持人的身分，所以嚴格來說 G1 並不是一個真正的疑問句，而只是尋求聽話者的確認而已。

就 *hioh* 來看，Li 認為它是標示說話者徵求聽話者對其所說的話

¹¹ 常附加於問候語、感謝語、或道歉語句之後。

¹² 這裡指的是帶有語言行為的請求、鼓勵、禁止、或建議等的語句之後。

加以證實。*hioh* 一般出現在疑問句裡，如同 Chen (1989) 的分析，*hioh* 可以直接附加在陳述句後使之成為疑問句，但 Li 更進一步指出 *hioh* 所附加的疑問句都帶有說話者對信息的預設命題 (presupposed proposition)，且說話者也藉由 *hioh* 的使用來徵得聽話者對其預設命題的確認，但若和 *hoNh* 相比，附加 *hoNh* 的疑問句往往又比附加 *hioh* 的有更多的前提假設 (presupposition)。試比較下列兩例：

例 9 Li beh khi **hoNh**? (你要去 hoNh ?)

例 10 Li beh khi **hioh**? (你要去 hioh ?) (Li 1999 : 237)

Li 認為這兩句的不同在於 *hoNh* 和 *hioh* 的核心功能不同。正如李櫻 (2000) 將 *hoNh* 定位為一個協商標記 (negotiation marker)，例 9 中 *hoNh* 的附加僅表示萬一聽話者認為說話者的陳述有再協商的必要時，可提出不同意見，但原則上說話者對自己的陳述已有相當的把握；而例 10 中的 *hioh*，雖然也有部分的前提假設，但由於 *hioh* 的核心功能是「請求確認」，所以說話者還是期待聽話者確認其陳述。

Li 以語用理論的模式為分析架構，認為部分的閩南語語尾助詞在某些語境中的會話隱涵，由於經常使用的關係，已有漸趨俗成化的現象，這樣的分析也反映出語言現象的俗成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三、客語語尾助詞的相關研究

目前已知在客語研究中提及語助詞的約略僅有羅肇錦 (1985, 1998)、龔萬灶 (2003)、徐貴榮 (2004)、賴維凱 (2006) 以及鄭嘉

明（2007），當中羅肇錦及龔萬灶提供了例句也描述了語助詞的用法，但由於是概論性質的語法書，所以對於個別語助詞的言談語用分析並不深入；其餘的則有較詳細的探討。

徐貴榮（2004）將焦點放在語尾助詞之聲調及其語意之間的關係，對語尾助詞之語用功能並無著墨；而賴維凱（2006：251）則是以「啊」為研究對象，他認為「啊」除了當語尾助詞之外，還可用作副詞、介詞、助詞及連接詞等，例如：「這葡萄有甜啊無甜？」，就是用作連接詞的例子，但因和本文無直接相關，故不納入討論。

這幾年在客語語尾助詞方面的研究，較完整的應屬鄭嘉明（2007）針對海陸客語語氣詞做的全面的研究。他將語氣詞分為句首、句中、和句尾三大類，這三大類中又細分單音節與多音節語氣詞。又因他將同一語氣詞之不同聲調分開討論，所以他探討了 96 種共 191 個語氣詞。¹³ 鄭的研究堪稱非常完整，但也由於他詳盡的列舉了海陸客語所有的語氣詞，難免在個別的探討中顯得不夠深入；且他所舉的例句都是單一句子，缺乏上下文語境的幫助，有時很難判斷語尾助詞在該句真正的核心功能為何。以句尾的 *honn* 為例，他舉了下列：

例 11 你 毋 食 飯 *ho53* / *honn53* ? (你 不 吃 飯 *ho53* / *honn53* ?) (鄭嘉明 2007：60)

13 下表為鄭（2007）針對海陸客語語氣詞的分類。

種類 \ 位置	句首	句中	句尾
單音節語氣詞	16 種	8 種	29 種
	49 個	9 個	69 個
多音節語氣詞	8 種	3 種	32 種
	16 個	3 個	45 個

鄭認為 *honn* 這個語助詞在這裡有「告誡」的語氣，多為長輩對晚輩使用，但他也同時提到這個例句也可以解讀為純粹的疑問句，此時就不帶有任何告誡或威脅的語氣了。諸如此類的分析在鄭的研究中常常出現，但由於沒有上下文的幫助，研究者實在很難詳實的紀錄下說話者的語氣，當然也無法確切的分析出該語尾助詞在某個特定的語句中的功能為何。

不過鄭的分析因為將聲調也納入考量，所以他把 *honn53* 和 *honn55* 分開討論，結果顯示這兩個語尾助詞的用法很相近，幾乎可以使用 *honn53* 的位置都能使用 *honn55*，但所呈現出來的語氣有些微的差異。若以下句來看：

例 12 你無寫字 *honn53* / *honn55* ? (你沒寫字 *honn53* / *honn55* ?) (鄭嘉明 2007: 60)

若唸陰平調的 53 則語氣較嚴肅，告誡或威脅意味較濃；而陽平調的 55 則較委婉一些，含有循循善誘的語意。

鄭同時指出 *honn* 不同於華語的「吧」，是不能出現在祈使句的¹⁴。然而在筆者所蒐集的四縣客語口語語料中，卻有以下的例子：

例 13 遽遽食 *honn31* ! (快點吃吧!)

例 14 天光日正看 *honn31* / 55 ! (明天再看吧!)

這兩個出現在祈使句的 *honn*，讓筆者更想了解 *honn* 在客語中出現

14 他認為 *honn* 多用於感嘆句和疑問句，少部分用於陳述句，但不用於祈使句。

的環境及其核心功能。

簡言之，鄭的研究雖然採錄了口語語料，但在結果呈現時都僅採用單一句式，在缺乏上下文語境的情況下，很難判定語氣詞在句中真正的言談語用功能；且他的研究雖堪稱豐富，但對個別語氣詞則缺乏深入的探討。因此本文將大量蒐集不同語體（style）的口語語料，並深入探究單一語尾助詞「honn」在客語言談語用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功能。

四、研究方法及範疇

語尾助詞是在自然交談中用以傳遞情感且使用頻率很高的詞類，因此研究語尾助詞時一般公認最值得採信的方式是透過自然觀察法（natural observation），即在被觀察者不自覺的情況下所蒐集到的語言資料，透過事後徵求被觀察者的同意，進行語料分析；這種方式可以如實地蒐集到大量的語料，只是在語料轉寫（transcribe）部分，常會耗費大量人力及時間，所以以往的研究常常不願觸及真實語料的蒐集和轉寫，但若為了要一窺語尾助詞的全貌，這仍是最值得採信的一種方式。因此本文將以日常生活會話、作者以口語的言談情境填充問卷（Oral Discourse Completion Task）所蒐集的語料，¹⁵ 以及客語電視戲劇節目之

15 此部分乃筆者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客語『抱怨』語言行為之研究（NSC 98-2410-H-134-020）」所蒐集的語料，筆者特此感謝科技部的研究經費補助。在該計畫裡，我們以不同性別（男、女）、社會地位（高、對等、低）及熟悉程度（親近、認識、陌生）為標準，設計 18 個口語的言談情境填充問卷（DCT）。這些 DCT 都是描述在客家文化（或臺灣文化）中較不被社會接受、且會引起抱怨的情境，我們盡量將這些 DCT 都控制在約莫相同的強度（imposition），以激起受試者用相當的抱怨情緒來回答每一個 DCT。以下舉兩個題目為例。（+P、=P 和 -P 來代表社會地位高、相同社會地位和社會地位低的被抱怨者，+D、=D 和 -D 則分別表示被抱怨者與抱怨者的關係是親近、認識和陌生，F 代表女性、M 代表男性。）

-P；+D；F

你去厠尿個時節，堵堵好該掃便所个歐巴桑兜該掃地泥，佢撈地泥 mug2 到溼溼，結果害你行路个時節 doi24 到，腳骨都 doi24 斷忒，該 lia31 時節你會撈佢講麼介？

「你去尿尿的時候，剛好那掃廁所的歐巴桑在那掃地，她把地板弄得溼溼的，結果害你走路的時候跌倒，腳都跌斷掉，那這時候你會跟她說什麼？」

+P；-D；M

口語語料作為分析之主要依據。

在日常生活會話部分，我們將在不同時段、不同地點在發音人不知情的情況下，以收音效果良好之錄音筆採錄不同發音人之多段對話，錄製完畢後徵得發音人的同意，進行語料分析。口語的言談情境填充問卷則是以抱怨為主題，受訪者依據我們設計過且會引起抱怨的情境，以口語方式表達出他的不滿，我們再同步錄下受訪者的抱怨語料；而客語電視戲劇節目部分則以公共電視臺播出之「寒夜」¹⁶ 節目內容作為主要分析之依據。錄製完成的口語資料檔案將由受過會話記音訓練之助理轉寫為文字檔案，再依研究所需將語料歸類（coding）並分析。¹⁷

本文擬針對客語語尾助詞 *honn* 在各個語境中的用法做一完整且詳實的分析，並根據其用法推演出其基本的言談語用功能（discourse-pragmatic function）。同時我們也擬將此研究成果做為跨方言比較的基礎，藉由比對華語的「吧」、閩語的「*hoNh*」和「*hioh*」及客語「*honn*」之間的異同，檢視客語和華語或閩語之間是否有一對一的對應，抑或有層次上的差異。

五、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honn* 的聲調

你爸爸下晝接到一通電話，底背人摺佢講你出事情 le31，當愛錢，該你爸爸都無打電話分你，他俟直接摺你郵局个簿仔還有印仔拿去郵局摺五十萬領出來拿分該儕人，結果 ti55 尾正知，佢分該儕人騙走了，該 lia31 時節你會摺佢講麼介？

「你爸爸下午接到一通電話，裡面的人跟他說你出事情了，很需要錢，那你爸爸都沒打電話給你，他就直接把你郵局的簿子和印章拿去郵局把五十萬領出來拿給那個人，結果最後才知道，他被那個人騙了，那這時候你會跟他說什麼？」

16 「寒夜」是臺灣公共電視臺與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所合製的第一部以客語發音的八點檔連續劇，它改編自客籍作家李喬的原著小說「寒夜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寒夜」，訴說客家先民墾荒的故事，於2002年3月4日首播。

17 筆者在此特別感謝國立清華大學英語教學系黃漢君教授無私分享「寒夜」轉寫後之文字檔，提供本文豐富且完整的語料。

依照文獻中鄭嘉明（2007）年針對海陸客語語氣詞所做的研究，*honn* 有陰平 53 及陽平 55 兩個調，而在筆者所蒐集的語料中發現四縣客語的 *honn* 除了有如前所述的上聲調 31、去聲調 55 之外，還有陽平調 11 的存在。分別以下例 15-17 表示：

例 15 你下擺毋好恁樣形 **honn31**！恁毋小心，恁樣做毋得喔！

「你下次不行這樣 **honn31**！這麼不小心，這樣不可以喔！」

例 16 哎喔！急麼个呢？燒到咧 **honn55**！（「寒夜」第二集）

「唉哟！急什麼呢？燙到了 **honn55**！」

例 17 *ngai11 honn11* 辛辛苦苦 **honn11**…埔个…个…个雞湯，

恁好食个雞湯，想講較多營養愛分你……

「我 *honn11* 辛辛苦苦 **honn11** 燉的…的…的雞湯，那麼好喝的雞湯，想給你多一些營養……」

不同於鄭（2007）認為海陸腔裡的 *honn* 只有陰平調的 53 及陽平調的 55 兩種，在四縣客語的語料裡，我們找到三種不同的聲調，分別是例 15、16 的上聲調 31 和去聲調 55，以及筆者自行蒐集的語料中所發現的陽平調 11（例 17）。雖然尚未正式統計，但我們發現上聲調出現頻率最高，去聲調次之，此兩聲調都在我們所蒐集的口語語料及客語電視戲劇節目中頻繁出現，而出現頻率最低的陽平調 11 似乎只出現在我們自行蒐錄的語料中，在客家戲劇電視節目「寒夜」裡卻沒出現過。¹⁸

¹⁸ 我們的發音人多為臺灣北部的四縣客家人（以桃、竹、苗三縣市為主），陽平調的 *honn11* 是否為其獨有，還有待更多語料的支持。

(二) *honn* 出現的位置

儘管我們一開始將本文定位為「語尾助詞」的研究，然而透過實際語料觀察後發現，客語中的 *honn* 除了出現在句尾之外，句中、甚至句首都可以使用。如下例 18-20：

例 18 來，來屋肚坐 **honn31** ! (「寒夜」第五集)

「來，來屋裡坐 **honn31** !」

例 19 愛同番仔拼，ngai11 看 **honn31** 斯難喔！(「寒夜」第三集)

「要跟原住民拚，我看 **honn31** 難喔！」

例 20 彭阿強：ngai11 看哪，阿漢做一日个事仔，也恡仔，也
梛仔，食啦！

阿華：**honn31** ! 今晡日事做毋多，飯續食較多喔！

彭阿強：「我看哪，阿漢做一天的事了，也累了，也餓了，吃
啦！」

阿華：「**honn31** ! 今天事情做不多，飯倒是吃比較多喔！」

(「寒夜」第七集)

例 18-20 分別是 *honn* 置於句末、句中、及句首的情形，其中句末是 *honn* 最常出現的位置，且上聲調 31 和去聲調 55 的 *honn* 都可以出現；出現於句中的 *honn* 則以上聲調 31 和陽平調 11 為主，去聲調的 55 幾乎不出現在句中；而句首的 *honn*，則只能以上聲調 31 出現。下表一為上聲調、去聲調以及陽平調的 *honn* 在句中出現的位置。

表 1 各個聲調的 *honn* 與其出現位置的關係

聲調 \ 位置	句首	句中	句尾
上聲調 31	Ö	Ö	Ö
去聲調 55			Ö
陽平調 11		Ö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表

由上表可知，上聲調的 *honn31* 是唯一可以出現在句首、句中、句尾三個位置的，而去聲調及陽平調則分別只能出現在句尾及句中。至此，我們尚無法給這樣的分布一個合理的解釋，或許要進一步分析其言談語用功能才能有更清楚的輪廓。

(三) *honn* 的言談語用功能

我們將以 *honn* 在句中出現的位置為探討順序，一一分析各個聲調的 *honn* 的言談語用功能。首先是出現在句首的 *honn31*。上聲調的 *honn31* 是 *honn* 在句首唯一可以出現的聲調，以上例 20 為例，阿華以語助詞 *honn31* 為首，表達對阿漢吃得多、卻做得少的不以為然，有看輕、調侃的輕蔑語氣。此處的 *honn31* 在語音及語意上都與近年來年輕族群在國語中常使用的「吼」相近，「吼」原意指人因憤怒或情緒激動而大聲呼喊，後常被用以標示與說話者前提假設相悖的信息，例如：「吼！你要來我家為什麼不早點講？」顯示說話者不預期受話者會到他家拜訪。例 20 的 *honn31* 也有類似的功能，表達阿華認為阿漢事情做不多，不應該吃這麼多，但阿漢的表現（食較多）並不符合他所認知的前提假設，所以這裡的 *honn31* 同樣也標示了聽者的言行與說話者的前提假設相悖。然而在我們的語料裡，*honn31* 出現在句首的頻率並不高，若以例

20 來看，這個 *honn31* 似乎標示了威脅聽者面子的行為（Face-Threatening Act 簡稱 FTA¹⁹；Brown and Levinson 1978, 1987），也就是說，受話者在聽到這個 *honn31* 時會感到負向面子（negative face）需求受到干涉，並造成面子的傷害，或許因為如此，這類的用法在我們的語料裡出現的較少，但還需要更多語料才能做出更詳實的判斷。

語料中還有許多單獨出現、乍看像是出現在句首的 *honn*，如下例 21，但探究其語意及功能，我們認為仍是上一句語氣的延伸，而非下一句的句首。

例 21 蘭妹：阿枝啊，轉去 *honn31*，記得摻若阿爸講喔！轉去摻東西拿來囡囡啊！**honn31**！

阿枝：好，承蒙阿姆。

蘭妹：「阿枝啊，回去 *honn31*，記得跟你爸爸講喔！回去把東西藏起來啊！**honn31**！」

阿枝：「好，謝謝媽媽。」（「寒夜」第十五集）

例 21 中，蘭妹在句子結束後，又加上一個 *honn31*，初看彷彿是一個新的語句的開始，但其實與上一個語句的語氣密不可分，這裡是要確認阿枝是否明白她所交待的事（摻東西拿來囡囡啊），所以阿枝的回應是「好」。

接著討論句中出現的 *honn*，句中的 *honn* 可以有上聲調 31 和陽平調 11，如下例 22、23：

19 Goffman (1967) 和 Brown & Levinson (1987) 從「面子」(face) 的角度詮釋禮貌原則，認為每個人都有「面子需求」(face wants)，而人們互動溝通時，也大多盡量維護彼此的面子，甚至會刻意滿足彼此的面子需求。這個概念在臺灣文化（包含客家文化）中是非常重要的。而 FTA 則是一個會威脅受話者面子需求的行為。

例 22 這天 **honn31** 係毋落水啊，這地泥啊就生毋出東西來。

（「寒夜」第十集）

「這天 **honn31** 要是不下雨啊，這地啊就生不出東西來。」

例 23 **ngai11** 希望下擺 **honn11** 你較注意兜仔……

「我希望下次 **honn11** 你更注意一點……」

若以 Halliday (1994) 的系統功能語法來看，不論是上聲調的 *honn31* 或陽平調的 *honn11*，都帶有清楚的人際 (interpersonal) 功能，即說話者利用句中的 *honn* 來表達自己對某一事物的判斷或評估；若從前提假設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說出現在句中的 *honn* 標示了說話者認為某事物的前提假設不足，需要再做補充或說明。而此時聲調為上聲調或陽平調並不影響語氣，當然也不影響語意，只是陽平調 11 僅出現在我們自行蒐錄的口語語料中，電視戲劇「寒夜」中似乎沒有出現過，我們猜測 *honn11* 或許是四縣客語中地域性的聲調變化。下例 24 是 *honn* 出現在條件句中的從句裡，這樣的 *honn* 也算是出現在句中的位置，不能使用去聲調 55。

例 24 係手腳毋遽 **honn31**，到時節啊，食虧仔一定係自家啦！

（「寒夜」第十集）

「要是手腳不快 **honn31**，到時候啊，吃虧的一定是自己啦！」

若我們細看例句 22、23 和 24，不難發現出現在句中的 *honn31* 皆與假設連詞「係」並用，而 *honn11* 則無，不禁讓人猜測 *honn31* 和 *honn11*

是否可以用假設語氣區分？即 *honn31* 出現在句中時皆與假設連詞「係」共現，而 *honn11* 則否。然而我們又在語料中找到下例 25，推翻這個假設。

例 25 細阿妹仔，你係毋愛看 **honn11**，你就行出去外背，別儕還愛看。

「小妹妹，你要是不要看 **honn11**，你就走出去外面，別人還要看。」

例 25 同樣也有假設連詞「係」，但卻不與上聲調的 *honn31* 連用，而是陽平調的 *honn11*，因此 *honn31* 和 *honn11* 是否能用假設語氣區分似乎還要更多語料的驗證才能下定論。

最後討論出現在句尾的 *honn*，這個 *honn* 比較像是華語中的「吧」或閩南語中的「*hioh/hoNh*」，有較為複雜的言談語用功能。我們在前文中舉了兩個 *honn* 出現在祈使句的例子：

例 13 遽遽食 **honn31**！（快點吃吧！）

例 14 天光日正看 **honn31/55**！（明天再看吧！）

例句 13 和 14 都是 *honn* 出現在祈使句句尾的例子，若加入聲調一併考量，我們發現上聲調 31 和去聲調 55 出現的時機和其在句中的意義是很不相同的。以例句 13 來看，一般客語使用者只能用上聲調 31 而不能去聲調 55，也就是說，「遽遽食 **honn31**！」是可以的，但「遽遽食 **honn55**！」多數使用者都覺得不妥，但若加上否定的「毋

（不）」或「無（沒有）」變成「毋遽遽食 **honn55**！」或「無遽遽食 **honn55**！」，²⁰ 就可以形成帶有威脅語氣的句子，表示要聽話者，若不盡快吃完，將要承擔「未達成目標的後果」，但是對於「未達成目標的後果」一般不一定要在語句中詳述，因為這樣的表達方式已經俗成化（conventionalized）了，聽話者在接收到這樣的信息時，就可以感受到說話者在語句中強烈要求完成該事項的威脅口吻，且雙方都對尚未提及的信息（若不完成之可能後果）有相同的預設命題，所以常常不用再贅述那個後果。²¹

而例句 14 則是上聲調 31 和去聲調 55 皆適用，但兩種聲調對已知信息有不同程度的前提假設，也就是帶有上聲調的比帶有去聲調的有更多的前提假設，所以上聲調 31 的「天光日正看 **honn31**！」，僅表示萬一聽話者認為該陳述有再協商的必要時，可提出反駁，但原則上說話者對該信息持有較為肯定的態度；而去聲調 55 所形成的「天光日正看 **honn55**！」，雖然也帶有一些前提假設，但此時去聲調 55 的核心功能似乎較接近「請求確認」，所以說話者還是期待聽話者確認其陳述，也讓句子多了一些疑問的成分。若對照 Li（1999）的分析，則客語中句尾帶有上聲調的 *honn31*，比較類似於閩南語中的 *hoNh*，即帶有較多的前提假設；而去聲調的 *honn55*，似乎與閩南語的 *hioh* 較為相近，標示說話者徵求聽者對其所說的話加以證實。而華語裡的「吧」雖然也有前提假設並要求確認的功能（徐晶凝 2003），但似乎就沒有再進一步區別前提假設的多寡了，至少文獻裡是沒有提過的，但我們認為若是將「吧」

20 否定詞「毋」或「無」也適用於上聲調 31，所以「毋遽遽食 **honn31**！」或「無遽遽食 **honn31**！」也是合語法的。

21 我們認為加了否定詞「毋（不）」或「無（沒有）」的句型，應該是條件句經過省略後的形式，原句應為「你係毋遽遽食 **honn31**，ngai11 斯…（你要是不快點吃 **honn31**，我就…）」，但若還原成條件句，則就如同上例（24）所述，只能使用上聲調 31 了。

用聲調區分為陰平的 *pa55* 和輕聲的 *pa5*，或許會有些不同，但這部份需要更多華語語料支持才能看出端倪。再比較以下兩例。

例 26 (燈妹見阿漢握鐮刀的手泛著血水，心疼的問)

燈妹：阿漢，你仰仔呢？

阿漢：握个手，吾手脫毋落啦！

燈妹：吓？

阿漢：痛啊！

燈妹：痛 **honn31** ？

阿漢：痛！

燈妹：「阿漢，你怎麼了？」

阿漢：「我的手，我的手脫不下來啦！」

燈妹：「嚇？」

阿漢：「痛啊！」

燈妹：「痛 **honn31** ？」

阿漢：「痛！」（「寒夜」第七集）

例 26 中，燈妹眼見阿漢因為手上血水結痂而與鐮刀分不開的痛楚，也聽見阿漢親口說「痛啊！」，但仍回應「痛 **honn31** ？」，此時的上聲調 31 呼應了我們對例 14 的分析，即說話者使用上聲調時，並非請求聽話者的確認，而是對該信息已有十足的信心，也可以說是燈妹表達自己對於該事件的積極參與，並且對於阿漢的處境極為關切的一種用法。這一點與李櫻（2000：347）的說法不謀而合。她指出語境因素與語用原則的交互運作，也會讓 *hoNh* 的使用衍生出表態度和語氣的詮釋。她

以獨白式的敘述為例，認為有時說話者雖無意尋求聽者參與協商，但藉由 *hoNh* 的使用，「也得以表達他企圖邀請聽者的參與，並且對聽者的認知、理解與態度等，均極為關切」（2000：347）。這樣的用法同時也呼應了屈承熹與李彬（2004）對華語「吧」的分析，他們認為「吧」的篇章標記功能為「對聽話者而發」及「增強與其語境的關連性」，這裡燈妹用的「痛 **honn31**？」就完全符合這樣的功能。再看下例。

例 27 阿枝：阿興，你毋會怪 *ngai11* 啦 **honn55**！*ngai11* 毋想講該，毋過阿爸佢兜…

阿興：哎，*ngai11* 毋會怪你，*ngai11* 仰會怪你呢？

阿枝：「阿興，你不會怪我啦 **honn55**！我不想說那些，不過爸爸他們…」

阿興：「哎，我不會怪你，我怎麼會怪你呢？」（「寒夜」第十二集）

例 27 去聲調結尾的 *honn55* 有徵求聽者對其所說的話加以證實的目的，也因為少了點前提假設，所以其請求和等待確認的成分較濃厚，也多了幾分疑問意味。此處由阿枝後來還試圖解釋（*ngai11* 毋想講該，毋過阿爸佢兜…），希望阿興能原諒她，我們可以得知阿枝是真的不確定阿興是否會怪罪於她，所以才用請求確認的去聲調 *honn55*。若把這個去聲調的 *honn55* 改為上聲調的 *honn31*，則請求確認的成分就大大降低，語意上也會變成阿枝幾乎認定阿興不會怪罪於她，當然後面的「脫罪之說」也就不會出現。目前為止，客語中句尾去聲調的 *honn55* 仍然類似於閩南語中的 *hioh*，是一個請求確認的標記（marker of request for

confirmation) (Li 1999)。

然而我們也在語料中發現句尾 *honn55* 不帶有請求確認功能的，如下例 28。

例 28 (阿興手抱著剛出生的兒子，對兒子說)

乖喔！莫噉莫噉喔！阿爸惜你，阿爸最惜你仔 *honn55* ! (「寒夜」第十二集)

「乖喔！不要哭不要哭！爸爸疼你，爸爸最疼你了 *honn55* !」 (李櫻 2000 : 342)

很顯然的，例 28 中，阿興句尾用的 *honn55* 並非徵求聽者確認其所說的話的真偽，因為新生兒當然不會說話，這部分可能與李櫻 (2000) 所提到的語尾助詞音調高低有關。她指出音調有「標示言談參與者定位 (participant orientation) 的功能」(2000 : 342)，低降調 (如客語的上聲調 31) 通常標示以說話者為中心 (speaker orientation)，而非低降調 (如客語的去聲調 55) 則標示以聽者為中心 (addressee orientation)，因此，例 28 可以解釋為阿興雖然知道新生兒不會有回應，然而難掩初為人父的喜悅，因此手裡抱著兒子，口裡說的也是以兒子為中心的語句，所以句尾才會有去聲調的 *honn55* 出現。相反的，此時若是以上聲調 *honn31* 結尾，則語句會變成以說話者為中心，而顯得與聽話者的互動連結減少。也因此面對親近的人且欲保持親密關係時，通常都使用去聲調。²²

²² 語料中，另一個安撫孩子的例句用的也是去聲調。

(石輝面對自己的孫子欲伸手抱他時說)

來啦！阿公攬 *honn55* ! 「來啦！阿公抱 *honn55* !」 (「寒夜」第十三集)

六、結語

透過四縣客語日常口語語料及電視戲劇節目的分析，我們發現語助詞 *honn* 的使用與說話者對已知信息的「前提假設」關係最為密切。出現在句首的 *honn31* 標示了事件與說話者的前提假設相悖，而句中的 *honn31* 或 *honn11* 則標示了前提假設的不足，說話者因此需要提供更多的說明與判斷；至於句尾的 *honn31* 和 *honn55* 則因聲調的不同而隱含了不同程度的前提假設；一般說來，*honn31* 標示了說話者對信息有較充足的前提假設，原則上不需要聽者再次確認，其功能相當於閩南語中的 *hoNh*；而 *honn55* 則標示說話者對於信息的前提假設相對較少，還需要聽者對其論述加以證實或確認，核心功能與閩南語中的 *hioh* 較相近，皆為「請求確認」。而華語中經常出現在陳述句、祈使句和是非問句的「吧」，僅部分對應了客語出現在句尾的 *honn*，但因其無法區分前提假設的多寡，所以較難與客語的 *honn* 有一對一的呼應。

謝誌：承蒙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出寶貴的意見，在此表示誠摯的謝意。本文初稿發表於第一屆臺灣客家語言及其教學研討會，承評論人曹逢甫教授及與會人士提供諸多寶貴的意見，讓本文更加完善，特此致謝。本文如有謬誤，概由筆者自行負責。

參考文獻

丁聲樹，1961，《現代漢語語法講話》。北京：商務印書館。

- 王力，1987，《中國現代語法（上冊）》。臺北：藍燈文化事業公司。
- 朱德熙，1982，《語法講義》。北京：商務印書館。
- 李科第，2001，《漢語虛詞辭典》。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 李櫻，2000，〈漢語研究中的語用面向〉。《漢學研究》18：323-356。
- 谷聲應，2001，《現代漢語語法修辭》。成都：巴蜀書社。
- 屈承熹、李彬，2004，〈論現代漢語句末情態虛詞及其英譯：以「吧」的語篇功能為例〉。《外語學刊》6：1-10。
- 房玉清，1992，《實用漢語語法》。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
- 胡裕樹，2006，《現代漢語》。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 孫錫信，1999，《近代漢語語氣詞》。北京：語文出版社出版。
- 徐晶凝，2003，〈語氣助詞「吧」的情態解釋〉。《北京大學學報》20(4)：143-148。
- 徐貴榮，2004，〈客語語氣詞語調的語意分析〉，《第五屆臺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 袁家驊，2001，《漢語方言概要》。北京：語文出版社。
- 高更生，2001，《漢語語法研究》。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
- 高增霞，2000，〈語氣詞「吧」的意義再探〉。《山東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總第168期。
- 張玲瑛，2012，〈應用共現詞於多義句末助詞「吧」與「呢」的語義分析及教學語法〉。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張振興，1997，《臺灣閩南方言記略》。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 張桂權，2002，〈語氣詞「啊」的音變及其用字規範問題〉。《貴林師

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16：1。

喬學軍，1998，《現代漢語研究》。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趙元任，1979，《漢語口語語法》。北京：商務印書館。

_____，1980，《中國話的文法》。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齊滬揚，2002，〈「呢」的意義分析和歷史演變〉。《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1：1。

鄭嘉明，2007，〈海陸客語語氣詞研究〉。國立中央大學碩士論文。

蕭國政，2001，《漢語語法研究論》。湖北：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賴維凱，2006，〈虛詞「啊」字在六堆客語區的功能及用法〉。《第六屆客家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

儲誠志，1994，〈語氣詞語氣意義的分析問題：以「啊」為例〉。《語言教學與研究》1994，4。

羅肇錦，1985，《客語語法》。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_____，1998，《客家話的字詞與字義析論》。臺北：洪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龔萬灶，2003，《客話實用手冊》。苗栗：作者自印。

Brown, Penelope and Stephen Levinson, 1978, "Universals of Language usage: *Politeness Phenomena*." Pp. 56-289 in *Question and Politeness: Strategies in Social Interaction*, edited by Esther Goo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_____, 1987,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ang, Miao-hsia, 1997, *Discourse Functions of Negative Bo and M in Taiwanese*. Ph.D. dissert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_____, 1998, "The Discourse Functions of Taiwanese *kong* in Relation to Its Grammaticalization." Pp. 111-128 in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anguages in Taiwan*, edited by Shuanfan Huand.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Chang, Wuchang Vicent, 1986, *The Particle LE in Chinese Narrative Discourse*.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Florida.
- Chen, Chiou-mei, 1989, *A Study on Taiwanese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M.A. Thesi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Chu, Chauncey C, 1984, "Beef It up with Ne."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19(3): 87-91.
- _____, 1985, "How Would You Like Your ne Cooked?" *Journal of Chinese Teachers Association* 20(3): 71-78.
- _____, 1998, *A Discourse Grammar of Mandarin Chinese*. New York and Bern: Peter Lang.
- _____, 2002, "Relevance Theory, Discourse Markers and the Mandarin Utterance-final Particle A/Ya."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37(1): 1-41.
- _____, 2009, "Relevance and the Discourse Functions of Mandarin Utterance-final Modality Particle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Compass* 3.1: 282-299.
- Goffman, Erving., 1967, *Interaction Ritual*. New York: Anchor Books
- Grice, Herbert Paul, 1975, "Logic and Conversation." Pp.41-58 in *Speech Acts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 3)*, edited by Peter Cole and Jerry

Morga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Halliday, Michael Alexander Kirkwood, 1994,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2ed. Edward Arnold, London.

Han, Yang, 1995, "A Pragmatic Analysis of the BA Particle in Mandarin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3:2, 99-127.

Huang, Shuan-fan and Kawai. Chui, 1988, Particles as Epistemic Attitudinals: Toward a Theory of Particl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Taipei, Taiwan.

King, Brian, 1986, "Ne-A Discourse Approach."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11 (1): 21-46.

Li, Ing Cherry, 1996, "Taiwanese Utterance-final Particle La — Marker of Finality."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22: 53-88. Department of English, NTNU.

_____, 1998a, Taiwanese Utterance-final Particle *hoNh* — a Negotiation Begging Marker.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24:83-108. Department of English, NTNU.

_____, 1998b, *Utterance-final Particles as Discourse Markers- A Discourse-pragmatic Analysis of Taiwanese Particle 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99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anguages in Taiwan and their Teaching (臺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研討會), Hsin-chu Teachers' College.

_____, 1999, *Utterance-Final Particles in Taiwan: A Discourse-Pragmatic*

Analysis. Taipei: Crane.

- Li, Ing Cherry et al. (李櫻等) 1998,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Taiwanese Discourse Marker *a*. (臺灣閩南語言談標記 *a* 試析). In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anguages in Taiwan*.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Lien, Chin-fa, 1988, Taiwanese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In Cheng, Robert Liang-wei and Huang, Shuan-fan eds., 209-240. Taipei: The Crane Publishing Co.
- Ni, fu-yue, 1996, *Discourse Functions of Taiwanese Ma, A, and Koh*. M.A. Thesi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Shie, Chi-chiang, 1991, *A Discourse-Functional Analysis of Mandarin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國語句尾助詞之交談功能分析). M.A. Thesi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Wu, Ruey-jiuan Regina, 2000, *Final Particles in Mandarin Chinese: A Conversation Analysis of A and OU*.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issertation.
- Yang, Mei-hui, 1992, *Na in Chinese Spoken Discourse*. M.A. Thesi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